

左傳輯釋

四

123.65

Y611A



337697

左傳輯釋卷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

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

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衡案傳云公請齊侯復季

之尤盛者故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

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

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

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

衡案即位

大禮國雖亂無不得成之理蓋繼弒君者不行即

位之禮以禮先君所以伸臣子之情也唯桓與弒

君之謀蓋謂隱攝位而已為惠公大子即位固當

故公然行即位之禮聖人從而書之以顯其篡弒

之罪矣他繼弒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禮也禮

固當然亂故謂此非以國亂不得成禮也狄人伐

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

夏中國也暱近也衡案夏大也謂中國諸夏猶

言諸侯此對我狄故曰諸夏宴

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

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

一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

復之衡案慶父與齊謀立閔公遂專魯權季友雖

與慶父兄弟忠姦異志公力不能召故請齊

復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

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

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

去慶父會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何而

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衡案因仍也重不可動

不可破則仍而不革之也固不可破也不可動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

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故以器為

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

天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

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惠棟云案世本公明

李襄史記以衰為夙之孫晉語以為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懸不應為兄弟必傳

寫之譌史記所見異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

辭當以世本為正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

姓還為天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

夫士蔿為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

為之極服虔云言其祿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

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

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

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

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

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

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

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

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

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衡案劉說是也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

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

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

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

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

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

之可畏者莫殺戮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

若焉故引伸為殺公侯之子孫衆多張本

高之後傳為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偃

徙之惠棟云地理志東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

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馬宗璉云城陽陽

都縣應劭已明言此故陽國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

人遷之是自城陽陽都遷於東海都陽故國齊人利

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衡案馬說夏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
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
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衡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終中月禘既禘始就純
吉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二十二月是未可
禘也故經書曰吉禘于莊公以譏其非禮而傳釋之
曰速也餘禘合禮故直云于大廟若此曰禘于大廟
不見未可禘之意故變文以明非禮耳若五廟之外
別為莊公立廟其失禮甚於刻桷丹楹經當特書之
而傳亦必不獨以一時速字釋之今皆不然秋八月辛
則其於大廟審矣注時當為特字之誤也

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衡案公薨
必地所以

慎終也而弒君不地以見其弒夫人薨不地而僖元
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以見實為齊侯所殺義正相
發所謂微而顯也杜以為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
史策諱之淺乎其言之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

姜外淫故孫稱姜氏正義買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
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

輕故不去姜氏衡案杜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立說
故云哀姜外淫謂其罪輕於鳥獸行故稱姜氏案姜
齊姓文姜齊女與其兄淫謀殺桓公故經不稱姜氏
傳釋之曰絕不為親禮也是絕齊不為親非絕文姜
也賈服及杜皆不通此義以稱姜氏與否定公子慶
二姜之罪非經傳之意也說詳於莊元年公子慶

父出奔莒弒閔公故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侯也

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衡案傳不釋者
元年仲孫來之

例可推也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

三年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

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衡案傳云師潰而歸則亦未
棄其師也然鄭伯惡高克而

及其師久而弗召，是棄之之道也。故書曰：鄭棄其師。此乃夫子特筆，蓋鄭人告高克出奔，夫子原其意以貶之，所以明人君待臣撫民之道也。若以告辭而已，何以春秋為。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

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水之隈曲曰汭。衡案：水內曰汭。

渭水入河，其地在二水之內，故名渭汭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夏，吉禘于莊公速

也。衡案：言速，故書曰：吉禘于莊公。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卜齋

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

以奪齋田。齋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秋八月，

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官中小門，謂之闈。

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

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

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

魚，奚斯也。馬宗璉云：鄆元曰：時密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於魯，及密而死，是也。杜

注：密魯地，非。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

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

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衡案：慶父，秋

不能正其罪而誅之，春秋沒其死而不書，所閔公

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

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

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為僖元年齊人

殺哀姜傳夷魯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

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因存母子

不絕之義為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

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

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為公室

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正義

傳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戒也則亳社在宗廟之前也周禮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衡案亳社殷社也定

六年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入于亳

社周社即魯社對亳社立言故曰周社杜依用彼

文故亦言周社耳外朝在雉門外間於兩社治朝

雖在雉門內與兩社相季氏亡則魯不昌衡案季

去不遠亦可以言間矣又筮之遇氏追書

之辭凡傳未生而稱氏未死而舉諡欲

使後人易知故改舊文耳餘皆放此

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之乾 乾下乾上乾曰同

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

乾故曰同復於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

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正義服虔云將

車有藩曰軒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

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

決斷矣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

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

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

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

北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

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

存故但以入為文惠棟云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

也閻百詩曰下文狄人衛方是入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

不然衛案衛國雖滅狄不能有其地不日復廬於曹社稷猶存故經從不地之例書入傳則詳序君

死民散之狀於文衛侯不去其旗惠棟云胡渭生

以藏為去案鄢陵之戰是乃納旌于弢中胡說是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

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

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右甯二大夫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

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

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父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

桓公逆諸河迎衛敗眾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

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廬舍也曹衛下

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正義言一年卒者滅而復興不

是嗣位故成喪為諡今定本云其年卒患棟云詩序曹字從水旁曹傳作曹古字省也衡案據正義

孔本作一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詩衛風也許穆

年是也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賦異於常故傳別

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

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

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

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

三十兩三十匹也馬宗璉云觀禮重賜無數鄭注重猶善也鄭人惡高

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

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

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衡案惡高克而及其師久而弗召是棄之也傳

詳序之釋所以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

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惠棟

云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里克申生所伐今名平臯服虔曰赤狄之都也

諫曰天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犬

也衡案大祀謂宗廟欲下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

厨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

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

子之事也國政正卿衡案政讀如字師在制命而

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

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天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

威也顧炎武云失官人之道衡案專命則君失其

或云帥師是君之職而使天子為之是謂君失其官也不知軍率卿職天子六軍六卿將之大國三軍三卿將之雖君在軍必命卿當其器者以為將特制其謀略誓命耳若以帥師為君職則古之人君皆失其職矣不通古制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而解古書不妄者鮮矣

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天子天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

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

正義克謂不共臨民軍旅為懼矣何故憂其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天子帥師公衣之偏

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惠棟云服虔曰偏

色駁不純繫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佩之金

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天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裘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

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

衡案，服亦用也。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

常度也。顧炎武云：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今命以時

卒，闕其事也。冬十二月，闕盡之時。陸粲云：闕，閉也。

其事也。衡案：闕，說文閉門也。謂使其事不得通達焉。衣之羗服，遠其躬也。羗

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羗

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凉殺離，言無溫潤。

玦如環而缺不連。惠棟云：說文引作犗，犗，犗也。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為犧牲。

衣之不純者，不得為大子。若以羗為凉，義無所取。古文省少，或借凉為犗。沈彤云：案廣韻：犗，犗牛，駁

色。蓋說文脫駁色二字。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內

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韋弁服

軍之常也危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

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為

君有心矣有害大子之心顧炎武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惠棟云荀

卿子曰絕人以玦衡案獻公寵驪姬欲廢大子而立其子觀其語里克之言可見矣君有心謂此耳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夫猶難服之狂曰盡

敵而友曰公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

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

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

死之寒薄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

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矣

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陸燾云古人援證前

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祗取內寵嬖子二事杜說誠大拘矣顧炎武云曲沃即申生所居豈

可謂其生亂乎惠棟云說文諗深諫也衡案立可

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

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

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

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

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

侯諒闇之服陸祭云此特言其儉朴耳何必是諒

白冠大古之布冠也衛案古未聞以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

任能方百事之宜也衛案勸宋本作勸正義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

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
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
故能致十倍之衆

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

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

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

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

侯諒闇之服陸祭云此特言其儉朴耳何必是諒

白冠大古之布冠也衛案古未聞以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

任能方百事之宜也衛案勸宋本作勸正義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

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
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逆散
故能致十倍之衆

左傳輯釋

卷四終

三

左傳輯釋卷四終

彥根

成瀨實伯功
澀谷啓子發

校字

左傳輯釋卷五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之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

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

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正義釋例曰所記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或次在

後者案兵觀釁或畏敵不敢進故多為貶詞次在

前首事由次而成故為褒詞傳云邢人潰出奔師

遂逐狄人是非案兵觀釁又非畏敵不敢進邢人怯

弱不能待師至救邢之事實而褒貶在其中故傳舉事實

以釋之杜云案兵觀釁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

孔云無義例皆非也

左傳輯釋 卷五

歸故以自遷為辭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

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

諸侯師故正義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

事有闕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為其

經以邢自遷為文與三國救邢若別事然故再列三

國耳諸侯城緣陵不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

在外薨正義傳在閔二年者彼因孫于邾遂終言之

君薨地衡案夫人薨不地今書地者明其見殺也與

自明故傳直舉事實以釋之楚人伐鄭荆始改號

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

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

以盟告衡案既盟而公敗邾師于偃與不盟同故

辭比事之義也故傳釋下經曰公敗邾師于偃所謂屬

明邾人無罪而公背盟敗之經所以沒盟不書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

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鄆魯地挈莒子之弟不書弟

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中井積德云

弟者皆母弟然則挈是異母弟故不稱弟也凡稱

傳云非卿也喜獲之也是釋特書之意耳十有二

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

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

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萬斯大云氏不稱姜

者薨時已見省文從

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入某氏死後則稱諡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夫入稱其諡而未葬無之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譏齊桓責魯僖之說皆非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

即位之禮有闕衡案公出故經不稱即位之禮也公出復入

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

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准

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衡案子曰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儀禮喪服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曰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臣私其君猶子私其父故曰諱國惡禮也此夫子特筆故傳詳言之杜以為率意而隱非經也

傳之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辭邢

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衡案

經書次于聶北救邢此次于聶北師遂逐狄人具乃所以救邢故別不書邢潰也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取

衡案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實元夏邢遷于

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

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檉也地有二名釋文犂音

秋之時會盟多異地此犂疑亦是別一地未可定為檉傳將釋經所以沒盟不書故不言會而言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

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虛丘欲以侵

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

要而敗之李惇云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

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

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也案左氏

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為魯地或守舍之人乘魯之

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人之歸國故

過魯而為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已意逆斷要

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衡案傳未有言

也其所往者此言虛丘之成將歸者明邾師不侵魯

在魯雖盟猶不盟于檀而九月敗其師於偃其曲

會所以不書盟之義也杜注鑿甚

冬昔人來求

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昔子之弟挈

非卿也嘉獲之也昔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

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

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

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言女子

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言女子雖為惡不能自為首謀必從人而為之罪

有首從當幽閉之殺之則已甚矣元年傳云閔公

之死也哀姜與知之言與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

遷衛案楚丘大都以名通故不係之衛若言城衛未

嫌於城其舊都故言楚丘以明其徙治於此也

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及哭成喪故稱小君

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

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衡案，襄

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昭十三年，吳滅州來，州來邑也。而亦曰滅，與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別是一義，故此亦

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

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

陽縣。齊召南云，莊十九年傳，遂伐黃，杜注黃嬴姓國，今戈陽縣。冬十月，不雨。傳在

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

言封，衛案，衛為狄所敗，去其舊都，渡河而南，都邑

城，使可得而守，故云封衛焉。先儒以封為天子封諸侯之封，遂責齊桓專封，大謬。不書所

會後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

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

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

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

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正義，服虔以為

冀為不道，伐鄭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沈彤云：蓋稱虞之能報讐雪恥，以引起己之請罪於沈彤。使假道之言易入，解云：稱其強誤馬宗建云：水經注引土地名，河東皮氏縣，冀亭，古之冀所都，是冀為一國之證。鄭元曰：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幹坂。說文：鄭晉邑，郡國志補注：引服虔曰：鄭晉別都。冀衡案：服說與說文合。沈說雖通，當以服說為正。冀

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

故稱虞彊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

冀亭，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

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晉邊邑。顧炎武云：郟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

客舍也，出則以侵郟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

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

於厚賂而欲求媚，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

虞。顧炎武云：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衡案：虞請先伐虢，則非直

為導而已。然虞國小兵寡，不能獨伐虢。故二帥往會其師，俱伐虢耳。二說皆非。先書虞賄

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

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

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

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

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

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

桑田桑田號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號必

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

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衡案疾患也號公必

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

年晉滅虢張本衡案穀熟曰稔義與年同冬楚人伐鄭鬬章囚

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

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曰旱不為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

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

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六月雨示旱不竟夏秋齊侯

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

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

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為

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

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

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

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棄德不祥祥善

也。衡案祥吉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

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

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

侵蔡傳，衡案本或作未絕之也。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

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

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許男新

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

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

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

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

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

七年。八月，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

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

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畀之微事故以取喻正義服

放也牝馬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此言風

馬牛謂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衡案吳楚之戰

起於爭桑牝相誘以攘之亦類也故楚子言此

以詰齊所以出師注疏極遠是陸祭引馬永卿為醜

詆之辭李惇謂言相去之遠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言遠極矣何必待更言風馬牛而後始知其遠

哉且馬牛風逸不有過十里者又不可以言遠也

陸云馬牛之風猶不相及今汝人不虞君之涉吾

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謬尤甚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

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

桓因此命以夸楚正義鄭玄以為周之制每州有九

侯十八伯一大公為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

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

王引之云邶風旌丘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

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

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

伯然則方伯唯州八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

伯謂諸侯而言天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侯

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

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

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

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服五流有宅謂之

與天子無異，非聖王立官之法也。直解其文而不考諸道，不謬者鮮矣。賜我先君履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

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屐。齊桓又因以自

言其盛。陸贄云：史記司馬負注云：今淮南有故穆

為大公受封境，不然也。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

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正義：郊特牲云：縮酒用茅。鄭玄云：沛之茅，縮去

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衡案：縮酒，後

鄭說也。楚所貢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

蓋亦是類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

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舩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

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正義：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

焉。不知本出何書。顧炎武云：齊侯以為楚罪而問

之。齊召南云：趙汭補注云：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

征，濟于漢，舩人惡之，以膠船進中流，膠解，王及

祭公皆沒於水中也。衡案：舩，板極厚，王所乘，其舩

又必大，非膠力所能膠。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

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徑，楚不服罪，故復

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徑之師，觀強弱。師退

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

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

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

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

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

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

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釋文漢以為池本或

字臧琳云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

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

漢不言水猶方雖眾無所用之王念孫云雖眾本

城之不言山也

作雖君之眾

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

供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東夷鄭昔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

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

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

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

上文以此眾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大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並

作雖君之眾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昔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屨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

塗為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
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

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

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

也謂加二等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

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諡也初晉

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正義

而神卦以上皆十五年傳文案易繫辭云著之德圓

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
以為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
云筮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衡案參考諸書古
實以龜為長若古無此義卜人欲以一時權宜使
晉侯舍筮從卜勢必不能且疇人輩各重其業必
不妄誕以亂其名蓋周公既沒易理不甚明於世
其繇又少故當時最貴龜及仲尼作十翼以闡明
其義周易益盛而龜卜遂廢後儒習於今日所見
因疑龜長之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
為權辭耳

辭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正義

云夏羊牡瑜牝殺則瑜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從

羊故瑜為美也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陸

云攘猶攘羊之攘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變而攘

奪其所美也衡案瑜讀如字牡羊也以喻公子杜
臆說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
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

求食衡案夢則情鍾故命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正義晉語說此

受胙乃寘醜於酒寘董於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

地墳中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

亦斃此傳既畧當如國語也賈逵云董鳥頭也

案祭肉於地地未必墳可知其祭酒也犬不飲酒

可知其與肉也故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

省文不言酒肉耳新城曲沃衡案大子奔新城則公至召申生可知

代既畧蓋未達左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

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

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衡案言君老矣本少所樂唯有姬氏居為之安食

為之飽吾若自理姬必獲罪是吾又不使君樂也

不可杜注可通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

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

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

左傳輯釋 卷五

從告、閻若璩云、春秋之經、為聖人筆削、純用周正、傳

而不能盡、革者、讀若猶、可以意得之、馬宗建云、申生

死在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證、經書在五年春、此經

用周正之證、衡案、傳引舊典、以論事、例用夏時、而

凡其記事、用時月者、純用周正、未嘗雜用夏正、而

傳有參差不同者、傳記事實、經從赴告者、蓋以讒殺之也

管侯四年冬、殺世子、而五年春、乃告者、蓋以讒殺之也

子、心知其非、因循不敢赴諸侯、而其事不可得而掩

冀因赴告之詞、以掩其非、故至春乃赴、經從赴、而書

之春、而傳先載其事於四年冬、以釋之、所以誅其

心也、閻馬諸人、反以此為傳用夏正之證、淺矣、杞

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

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

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

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

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

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

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

殊貴世子、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

三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鞏縣東南、
鞏音大、衡案、鞏本或作鞏、釋文、
作鞏音犬、皆非、今從宋本、岳本、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無傳、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
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

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

月冬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禮也視朝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

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

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

禮故善公之得禮衡案觀臺兩觀也兩觀在雉門

兩觀又稱觀臺或謂之門臺比分至啓閉必書雲

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

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

官掌其職正義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為之

衡案正月朔所書亦雲物分至啓閉公亦登為備

故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

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為為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謹慎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譴讓之士為誓者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

感憂必讐焉讐猶對也顧炎武云讐應也如詩無

法鄭德云無我而城讐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讐之

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

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

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衡案念念在德則國

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

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

裘羗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焉自作詩也羗茸

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

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

所從衡案三公本宗與二公子也士焉謂世子必

之嚴然如君故謂之三言他日三公子必爭吾

將誰適從傳首載士焉城蒲屈之事次載諫固宗

子之言次又言三年將尋師焉然後言一國三公

明所云適從者謂他日三公子分爭不知所從也

杜以二公子及奚齊未立而奔以吾誰適從為築

城不知所從果如其言蒲屈既築矣又何所從且

重耳不訴營築不慎又何言三公也若其言及難

不讐乃事變使之然其理則然故傳備錄之及難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按乃徇曰

按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程袪袂

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

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友已於召陵宣

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

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

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

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

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

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

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僂傳云鄭不朝也至此二十二年而猶未朝故懼故逃歸不盟

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

夫親黨援也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

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鬪穀於莒滅弦

衡案敦石

經作穀而各本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曄於

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

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

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翫習也通衡案翫玩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謂二年

假晉道滅下陽衡案謂本或諺所謂輔車相依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王念孫

齒寒取諸身以為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為喻也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為

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有解脫之物蓋如今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

呂氏春秋權勳篇官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為載物之車而非車牙矣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

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

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顧炎武云不從者謂

爾史記述此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大伯亡

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

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大王

有藉商之志大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

何以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

異哉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

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

皆號君字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

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

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

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

之云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據毛

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

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

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

矣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

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

而異用衡案物禮之物也謂禮法制度言民之於

下文云如是則非德民不和與民俱否則失之巫杜

兼論民者古之言神者必與民俱否則失之巫杜

不和上無所頂非也繫是也如是則非德民不

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

其族行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

惠棟云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

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

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

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

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

臘始自三十一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

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

云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蜡各為一

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

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棟案如應蔡之

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

秦惠十二年改蜡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

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

祭考之不審耳衡案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者

蓋秦間於戎狄百事不能如禮至是始能舉行臘

祭與諸夏同非謂諸夏本無臘秦始朔是祭也月

今見於呂不韋書故先儒皆以為其所撰今詳考

其所載皆本於先王之禮典非不韋客所能辨然

則月令一書非戴記采於呂覽呂容拾古傳記以

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在此行也八

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

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惠棟云服虔曰

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

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作約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

謂也衡案旂音祈古音并說文旂从斤聲詩小雅庭燎旂與晨韻此與晨辰振韻段玉裁云古詩人

有合音此類是也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

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

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

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齏之子未有

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

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

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衡案齏本多作齏

云當作齏今從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

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案衡

此據星辰以推時故卜偃依夏時而言之為其得天而易通曉也下則記事正文故左氏用周正而

正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立文之丙子旦日在尾

嚴如此而猶謂左氏混用夏正乎丙子旦日在尾

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

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

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勝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

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齊召南云：傳明曰：楚子圍許

許，傳公以見楚子於武城，不得云楚子不親圍也。衛

案：諸侯救許，楚子乃還，恥其無功而避敵，故以圍者

舉實以釋之耳。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

更叙。冬，公至自伐鄭，無傳。正義：二十八年公會晉侯

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此年會伐鄭，遂救許，不稱至自

救許，而云至自伐鄭，與溫會及者，釋例曰：諸若此類

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也。此事

當由公至自告廟，所告不同，史依告而書，不為義例。

衡案：公出有兩事，以其所重告廟，此救許，不與楚戰

伐鄭是主，救許是客，故以伐鄭致。二十八年圍許，重

於會于溫，故以圍許致。經意各有所當，釋例非也。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按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

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

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

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顧炎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

城因謂之新城也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

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

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衡案顧說是也如杜所

解傳文當刪所字移鄭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

字於以字下否則不通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

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衰經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

贅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經漢書項羽

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

不面向也面縛之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

唯見其面非也衡案面訓背是也古字用字楚子

有相反為義者亂訓治乞訓與之類皆是也

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

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被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邾犂來始

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

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

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
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曹伯
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
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
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
知其所由來矣衡案言知齊伐鄭之所由來也齊
之伐鄭本為逃盟與楚非由申侯
然申侯楚人鄭伯又信轅濤塗之譖因欲以己與
楚為申侯之謀殺之以說齊故云知其所由來
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
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
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
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
求我不以女為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
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
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

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

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

物陸榮云趙子常曰此謂受所當貢霸主之物耳

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禮云云

亦此意也衡案十一年傳黃人不歸楚貢十二年

是當時諸侯共職貢於霸主陸說得之鄭伯使大

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

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衡案

作若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

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

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

禮

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

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

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

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

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

子華正義管仲方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者桓

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衡案桓公

仲之諫不用其謀則子華不成為姦故經仍書鄭

世子華注本不誤但其言太簡是以正義不能通

耳下記姦之位放此惠棟乃云當云用子華為內臣又云記姦之位位謂君位皆失之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

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

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

齊史隱諱亦損盛德衡案不令諸侯記之非盛德之事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

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衡案孔叔欲與齊而子華

之熟悉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

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以齊侯不聽子華故衡案鄭伯請盟以齊侯脩禮於諸侯耳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傳終言之是時鄭人未知其謀也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

難襄王惠王太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

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

發喪而告難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

難故洮曹地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

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

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

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

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顧炎武云：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衡案：鄭康成云：三年一祔，五年一禘。杜云：禘，三年大祭之名，蓋合禘祫為一也。但鄭據禮緯，緯書雖不可盡信，亦確有不可易者焉。杜則主喪終吉，禘之說為三年大祭之名耳。要之，禘大祭也，又夏祭曰禘，此云秋七月，禘于大廟，周七月，夏五月，則此禘亦夏祭也。因夏祭以致夫人，仍用審諦昭穆之禮，取其名之同也。若必待五年大祭，然後附新死者之主，假令禘後即死，三年喪終之後，其主將焉安？故聖人設此禮，以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顧炎武云：邵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惠棟

云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為殯宮衡案凡鬼神所在曰廟見于士喪禮此廟亦謂殯于寢不言寢而云廟者避上薨于寢之文耳服說寢是也殯既啓矣謂柩所止為殯未知出何典且柩既出朝祖之外不可謂之行但君贈焉則止蜃車拜之然此在路上下亦可謂之殯乎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周公

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

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秋七月

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

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

丈夫之冠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

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甲子

晉侯詭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

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正義春秋之世史失其

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月日告於鄰國隱三年傳

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

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

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
 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不以月魯
 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
 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若赴以九月告魯魯
 史當推其日之先後不得甲子在戊辰後也明告不
 以月故書其日耳惠棟云唐石經及釋文皆作危惟
 穀梁傳作詭釋文云左傳作危又案鄭固碑云造郟
 危辭是危與詭通衡案晉以九月甲子赴故經書之
 九月但赴告之至魯在史書葬丘盟之後故書之戊
 辰之後既非喪貶所關故仲尼亦因而不改耳正義
 所舉諸文皆屬過失故傳詳言之此傳不言所以書
 甲子於戊辰之後則其為九月之意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甲子可知矣疏說非經注之意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
 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

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

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

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

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

以事相接則仍稱子終喪故傳以在喪括之杜欲

成其所稱既非除喪之禮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

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

後惠棟云服虔曰胙膳肉周禮以胙膳之禮親曰

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

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

十曰耄級等也正義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耄釋名云

八十曰耄蓋鐵也皮黑如鐵陸粲云詩毛傳及說文釋名爾雅注皆云八十曰耄今計齊侯年亦未

應及此蓋方加優禮因過稱之衡案易稱大耋之

嗟則八十近是況毛許諸大儒根柢於古義不敢

臆斷而皆以為八十其言可從但此假以稱其

老恐不可限以年數當以釋言耄老也為正訓對

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

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墮越于下墮越顛隊也據

天王居上故言恐顛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衡案言若貪天

必為天所責罰墮隊於堂下是因天子之命以下拜

墮隊之罰天子必羞之故云遺天子羞遺貽也致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

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

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三

十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

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其在亂乎君務

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案

存猶察也言當用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

意存察亂所由起

存猶察也言當用

意存察亂所由起

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

諸子縣藐釋文藐妙小反又亡角反陸粲云大玄曰藐德靈徵失范望注藐小貌毛晃韻

引此傳文亦云藐小反是讀藐為眇蓋漢儒有訓是衡案釋文藐妙小反是讀藐為眇蓋漢儒有訓

小貌者故陸出此音也荀息傅奚齊而并託卓子故云諸孤傳不言卓子者文省耳王引之云諸者

通非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

誓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

君之靈也衡案靈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

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

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

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

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

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

可復也顧炎武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衡案行與言違其言不可復杜注古義也顧

說反雖無益也將焉辟之衡案言無所辟死也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

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

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衡案未葬則尸在於寢一堂不容兩

君故曰其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

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陸粲云李德

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云獻公廢長立少荀息不

能明自理義格其非心而遽所以死許之是其玷於

前而不可救於後左氏之志所以死許之而非褒也

元凱之言失其志矣衡案荀息許死在獻公將薨

之時是時申生既死二公子亦亡其當立者非奚

齊而誰且諫廢長立少當在三公子未死亡之前

而爭之垂死託孤之時不唯人情所不忍為人臣

息以死衛其孤非其罪也唯非其罪故經在書之曰荀

晉大夫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經既如此

傳何為貶之故云荀息有焉凡傳云有焉者皆褒

注之辭杜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

晉亂也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李惇云高梁一

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

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注在平陽

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

平陽縣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為平陽郡治今臨汾縣

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十五年注衍氏字若九年令

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

異於凡諸侯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

卻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

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士於何有

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

衡案能與柔遠能近兄弟不相能之能同能順適也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

夷吾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

入以微勸秦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鬪不過有

節制衡案鬪力戲也今謂之角抵言夷吾多力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惠士奇云呂覽慎大覽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

也則法也言文王闢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

不然則可為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

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

利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温温子奔衛蓋

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

夫荀息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

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

遠謀從君於昏顧炎武云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

之命存焉是荀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衡案晉以春

告則卓立踰羊矣故書其君經捨實而正名故九年

傳先經釋之耳荀息不書字者奚齊孽子而甘夏齊

為之傳不能正其始雖為君死其義不足貴也夏齊

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

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

里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秋七

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

傳十年春秋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

不能於狄衡案能順適也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叛

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

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

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

劍而死衡案里克欲納文公惠公知之故殺之以

克弑二君死有餘罪惠公數其罪而責於是平鄭

之故經不稱公殺而以國討為文也

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

不及里克俱死衡案及連累也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太子

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大

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

使登車為僕衡案是夢耳而傳記之如實遇太子

曰亦晉之妖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正義賈逵云烝

夢是踐是也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

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衡案此以改葬共太子起

文馬說為申生也賈君惠棟引唐尚余得請於帝矣請

罰夷吾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

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乏祀為無主祭

也衡案足利學宋本如此諸本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

將因巫而見衡案申生馮巫者則巫者即是申生

見則此其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

為夢益明沒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

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

界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

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衡案有罪即平鄭

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

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

問之幣正義鄭玄注曲禮云問猶遺也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

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

秦大夫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

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正義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

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

炫謂服言是齊召南云韋昭注國語曰七輿申生

下軍之衆大夫也說同服義阮元云陳樹華云上

字當作下前申生將上軍句上亦當作下也按

二年傳云公將上軍大子申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生將下軍陳樹華所訂是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

叔堅雖欲繫虎特官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

輿大夫平豹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

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

也小怨里平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

禍誰能出君謂豹辟禍也為明年晉殺平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誅亂國

書名罪之書春從告阮元云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今諸本有父者衍文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

雩無傳過時故書衛案周之八月今之六月禾稼正殷不得雨則枯蓋以旱而雩焉爾

傳不言旱者冬楚人伐黃既釋於前也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

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

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

賜之命圭為瑞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是王賜諸侯命公與大史命之故王使二人也不遣大史者時或有事以

內史代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

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衡案世如賞延於世之世謂子

孫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

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

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

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

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

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

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偃公同盟甯母及洮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

衛國都郭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黃人恃諸侯

之睥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我難故討王子帶子

帶前年召我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

周伐我故我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

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

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

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案衡

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正義曰次國侯伯也齊侯爵國高命於天子故謂

之天子之二守言天子使之守齊國乃推若節春

尊之辭耳非天子貴命以為齊守臣也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

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

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

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

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惠棟云應讀曰廉

古文皆以應為廉廣雅釋言云應受也王引之云

古文訓應為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衡案應讀曰

廉廉受也故廣雅直訓為受督讀為篤尚書微子

之命云曰篤不忘言余嘉尚廉受女功勲美德謂

為篤不可忘也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

杜訓督為正非管仲受下卿之禮王念孫云受上當有卒

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字上文管仲辭上當有卒

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注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大夫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君子引此並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

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

傳亦舉其無驗顧炎武云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

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子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生

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

而稱贊之非縣斷於當時之辭世本武至耐步皆

諡子則又世為大夫特無賢者顯於世耳昭十

之亦管氏世祀之證杜注大謬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春夏四月葬陳宣

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

傳書過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

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

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我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

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

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
 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
 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
 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
 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
 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

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
 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鄆縣秋八月辛卯沙
 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阮元云晉書地理志元城屬陽平郡二十
三年傳出於五鹿注亦云陽平元城縣狄侵鄭無傳冬蔡侯所卒無傳
 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
 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
 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鄆季姬

來寧公怒止之以郕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

年書歸郕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郕昏既來朝而還

萬斯大云此郕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郕子為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

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郕下云及郕知為郕子夫人也或

疑明年季姬歸郕為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鄭非始嫁亦書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

郕為疑則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郕自從省文夏叔姬則歸鄭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

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

之徵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

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陸粲

傳言昭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然則通稱耳

也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

弊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

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

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

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

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

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

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

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

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

縣北有厲鄉、惠棟云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

遂滅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

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司馬彪曰汝南褒侯縣有賴亭、故賴國、八月螽、無傳、為

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郕、無傳、來寧不書

此書者、以明中絕、衡案說見十四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

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

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

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

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愆

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

績、晉師不大崩、中井積德云凡諸侯書執者、或於會

野外陳上擒獲之、其書獲乃其宜也、不必言從臣例

衡案獲執事同而勢異、彼不敢枕、則謂之執、枕不敢

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歸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

以歸大夫生死皆曰獲之例解此經為下從眾臣之例不知臨陳俘敵猶田獲禽貴賤死生皆可言獲但社稷重於君國君陳沒則社稷亦亡故經舉其重書滅而傳以君臣之辭釋之即禮所謂君死於位曰滅是也豈得以為生獲之例哉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

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

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

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

救徐也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

九年穆姬中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

女也正義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獻公娶于賈則是正妃為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衡案惠說五六無子而未盡焉獻公娶于賈買女雖少亦必十五六無子而烝於齊姜又當有三年四年之久齊姜生穆姬及申生其間復須三四年然後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則夷吾生時賈女八年應三十左右惠公之年雖不可的知然莊二十八年獻公使之主屈而夷吾能訴築城不慎則亦成童以上則其入國之時應三十餘惠公雖無禮何必烝於此老婆以招穆姬之怨哉上淫曰烝賈君既非獻公所娶則必為申生妃申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傳雖不言乎可且曰得而推矣夷吾無禮謂改葬說詳於十年傳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

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丹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

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

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

秦輸之粟、在十三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

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

言之、顧炎武云、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

掌於卜、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

之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

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

晉惠公、其象未聞、顧炎武云、邵氏曰、千乘、侯國之

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

百九十九、三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

成、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衡案、蠱卦自三至

五、為震、震為車、三位為諸侯、大國千乘、故云千乘

也、餘猶後也、艮為鼠、狐陰獸、亦鼠類也、六五以陰

訓為遮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

皆非 悔巽為風泰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

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

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

壞陸粲云三敗謂晉師與秦師戰而敗也杜緣上

據傳文是時晉侯未戰無由車壞三 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衡案韓在河東秦師涉河及韓

法訓深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

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

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卻犇之父乘小駟鄭

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衡案馬懼則變常將與人

退人欲左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僂興外彊中

乾狡戾也僂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

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

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鬪

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

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

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況國乎狃怙也言辟秦則使怙來衡案怙習也習以為常也

阮元云說文本有怙字見毛詩釋文正義今字書不收此訓遂使請戰曰寡人

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

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

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

原九月十三日晉我馬還淖而止淖泥也還便旋

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

卜復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

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

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

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

首亂頭髮反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

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

厭息此語踐厭也衡案踐履也謂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

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營弘與

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

璧營弘姊妹古之官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

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

柴乃得通秦伯云既而喪歸傳說是也使以免服

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

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衡案行人所能使此使蓋內

告登臺踐薪之狀也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

小臣之屬周禮天官內小臣職曰后使則其事四

亦當使之且告者使之然既掌為后使則其凶事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衡案釋文正義

字為後人妄增案杜注上文字且告曰且告將以恥

辱自殺若有此四十二字杜必不注後人見傳言

且告而無告辭不曉其意以為乃舍諸靈臺在京

兆鄂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案

抗本或作杜內下有自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

字檢古本皆無晁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

三十字乃釋文混入杜注者而又二誤大夫請以

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

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

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

陸祭云按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

而不可行若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

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恐

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

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

惡如周鄭交惡之惡言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

成秦晉相惡之禍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

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

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卻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

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

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顧炎武云呂氏也瑕其

瑕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馬宗騫云瑕近桃

林之塞在解與猗氏二縣之間晉近秦之重鎮子

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

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

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惠棟云貳副也坊

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

日稱貳君衡案貳儲貳圉為太子故曰貳圉外傳

云其改置以代圉杜取衆皆哭哀君不還國衡案

貳圉之言耳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

左傳

所賞之衆則亦以爰為易謂舊入公者乃改易與
所賞之衆陸祭爰國語作轅注曰易也為易田
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轅田注曰周制田三
年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所是也說文起徐鏞曰爰轅皆假借此乃正
字謂以田相換易也惠棟云爰田者猶哀公之用
爰作轅也賈逵曰轅車也猶成公之賦說文曰爰
文以爲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
轅服訓爰為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
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之法本古制何云作也漢
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衡案惠棟云易田
法本制周制何云始作也其言是也爰田州兵從
無其法故皆曰乞告二晉語云呂甥教之言令國
於朝曰君使乞告二晉語云呂甥教之言令國
足衆皆哭社稷二轅田注其改置以代國也且賞以
衆衆皆哭社稷二轅田注其改置以代國也且賞以
賦昭謂此欲賞以說衆而言以田出車賦非也今

案下文說因征繕晉於是乎作州兵是作州兵因衆
說而衆說因征繕晉於是乎作州兵是作州兵因衆
皆哭而衆皆哭因以君命賞也然則爰田之制因
賞而作非賞以爰田也蓋爰換也開其阡陌以換
井田之法也故漢書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賈
云易疆界蓋亦謂開阡陌也晉既以田賞衆公田
不足故開阡陌以益
之名之為爰田耳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

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天子園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

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藏於公府今欲益多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
之故又使每州作之

左傳詳釋 卷五 庚

歸妹 兌下震上 歸妹之睽 兌下離上 睽歸妹

上六變而為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 史蘇晉卜筮之

史 衡案史皆能占不必言卜筮 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 女承

筐亦無貺也 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 益血也 貺賜

也 刳羊士之功 承筐女之職 上六無應 所求不獲

故下刳無血 上承無實 不吉之象也 離為中女 震

為長男 故稱士女 陸彙云此直論上六本爻之義未及於變卦也杜解當云兌為

少女 今言離 為中女誤耳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

遇不吉之卦 故知有責讓之言 不可報償 衡案兌

口舌互體有坎為嶮故云西鄰責言震變歸妹之 為離 離中虛有不足之象 故云不可償也 歸妹之

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 睽乖離之象 故曰無

相相助也 衡案言直以卦名 震之離亦離之震二

卦變而氣相通 衡案易無再變之法而云亦離之

為雷為火欲極言火熾 為雷為火為羸敗姬 羸秦

之意 故反復言之耳 姓姬晉姓 震為雷 離為火 火動熾而害其母 女嫁

反害其家之象 故曰為羸敗姬 衡案內卦為主晉

內卦兌為水為澤水能克火然火熾反滅水救一

震變為離為雷為火是火氣大盛猶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不唯不能克立 利行師敗于宗丘 輓車下縛也 丘猶邑也 震為車

離為火 上六爻在震則無應 故車脫輓 在離則失

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正義服虔云、震為龍、龍為諸侯旗、震之離、故火焚其旗也、惠棟云、曲禮注、丘與區同音、故與上姬、旗為協韻、師古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為、丘、亦、古、之、遺、音、也、王引之云、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與、此、同、名、杜、別、注、曰、宗、丘、楚、地、則、此、宗、丘、亦、晉、地、蓋、即、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國、此、說、得、之、釋、名、釋、地、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丘、乃、丘、名、蓋、韓、原、之、地、有、丘、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丘、也、衡、案、輶、伏、兔、也、縛、於、軸、上、以、承、輿、脫、之、則、輿、不、能、安、於、軸、上、充、為、解、脫、六、三、不、與、上、六、相、應、故、曰、車、說、其、輶、以、喻、晉、軍、上、下、不、相、應、援、之、意、餘、注、疏、**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

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

生、離為震、妹於兌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

圍質秦、陸、祭云、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

王引之云、震以陽爻為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

為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高、於震之陽爻、離一、位、故

震以男而為姪、以女而為姑、是穆姬與子圍、為

姪、所謂震為長男、離為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離

妹、所謂震為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衡、案、各、本、杜、注、

火當於作、兌、今從之、**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

家、逋亡也、家謂子圍、婦懷羸、衡案、自初、數、至、六、故

故就新之象、故曰其逋、陰變為陽、陽貴、陰賤、圍質

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

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正義服虔云震

為龍注丘與諸侯旗震之離故與上姬旗為協韻師古曰

曲禮注丘與區同音故與上姬旗為協韻師古曰

引之云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遺音也王

地蓋即此同名杜彼注曰宗丘楚地則此宗丘亦晉

制也杜氏春秋地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

國此說得之釋名釋地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

丘乃也丘名蓋韓原之也地有丘曰宗丘邑中所宗也則宗

與不能安於軸上充為解脫於軸上以承輿脫之則

故曰車說其輻以喻晉軍上下不相與上六相應

注疏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

是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

警皆不吉之象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

生離為震妹於兌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

圉質秦象此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之義也

王引之云震以陽爻為主而陽爻在離下離一陰爻

為引之云震以陽爻為主而陽爻在離下離一陰爻

震以男而為姪離以女而為姑是穆姬與子圉為

姑姪之象也此姪離以女而為姑是穆姬與子圉為

所謂震為長男離為中女者殊義何得以此震兄離

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衡案各本杜注

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羸衡案自初數至六故

於秦賤也歸其國則為大子貴也故曰逃歸其國

之卦為睽即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

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楊氏
 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
 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旺相
 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
 言其歸趣他皆放此衡案明年謂圍歸國之明年
 盡則福盡明年在六畫之外故曰明年其死乾上
 九象曰高而無民是上爻有象明年又在上交
 之上故曰死于高粱與圍歸國之明年惠公死又
 明年文公殺圍于高粱與占違一年者蓋史蘇約
 之略言也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
 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

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
 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
 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
 陸榮云言雖不從史蘇之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
 於敗也顧炎武云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
 悉數乎衡案獻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
 自取非獻公敗德所致蓋夷吾懷諫韓簡知其不
 可直諫故因其諷諷之耳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
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傳
 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
 有以召此禍也**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惡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

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正義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功衡案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以下論刑德並行之意皆韓戰中之事服以一役為韓戰之役洵是杜以還惠公為當一役顯與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

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伯敗而不

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

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衡案哀矜之字从予令聲與憐同唐以下訛作矜字書不復收矜字謬甚然經傳相承既久姑

依原本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

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

帝乙之子紂之庶兄也正義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

之庶父衡案鄭說是也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

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左傳輯釋卷五終

彥根

成瀨實伯功

按字

